

## 女儿上学去了

□涂启智

8月13日早上,女儿乘坐北上列车,匆匆奔赴学校。回家时月明星稀,离开时晨曦微露——这个暑假,女儿只在家待了十天。

女儿在北京某高校攻读硕士研究生,物理专业,明年毕业。女儿说,同学们都忙于撰写修改毕业论文,还要迎接毕业前夕的校园招聘,暑假大家都延迟回家提前返校,有的甚至不回家。

起床后一顿忙碌。我开车送女儿去火车站。女儿先乘动车去广州,然后再转高铁去北京。从深圳至北京,机票大概一千五百元,高铁只要九百元左右。女儿长大了,已经学会精打细算过日子。

老婆说要跟着去,女儿说“不用了,去了你又会哭!”女儿每次回家,老婆都很兴奋。但是临走时,她总是舍不得,忍不住流泪。我就顺着女儿意思说:“算了,别去了,女儿过年又回来了!”女儿和我一前一后出门,她按下电梯键,我回头张望。老婆站在门口,眼眶红红的……我怕女儿看见,赶紧关上门,走进电梯。

从家到火车站,大约十五分钟车程。途中,我抓紧时间对女儿说了两句话。一是要她遇事别太心焦,要有自信心,保持乐观情绪。二是建议她通盘梳理论文题目涉及相关文献,看哪些内容别人已有论述,比较自己与他人论述相似度及重合度,重新确立切入角度。女儿只是听,没有回应。

我一直关心女儿的毕业论文,她完成初稿后,也发给我一份。尽管我当年读书让老师省

心,但终归第一学历止于中专,且高等物理从未接触。女儿的论文我自然是看不懂。

我的话,对女儿也许并无多少实际指导意义,但愿能给她些许安慰或者精神鼓励。就像年少时候,有时家长对我们说了什么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我们能从亲人那里获得关心支持的力量。

女儿上初中走读,我们朝夕相见。上高中时,女儿一周回家一次。周末下午,我骑电单车载她到车站;周五放学后,我又骑电单车去车站接她。女儿上大学本科和读研均在北京,六年来,只有寒暑假一家三口才能团聚。

上一次见到女儿是去年暑假。今年春节,受疫情影响,女儿放寒假后直接回襄阳老家。因为临时有事,老婆在疫情发生前已回老家。我独自留在深圳过年。除夕那天,通过手机视频看到女儿,我心中不禁泛起酸楚。

这次回家,女儿待在家的时候其实也不多。女儿喜欢踢足球,曾任就读高校女子足球队队长。足球队友也是学姐阿莹从广州过来,女儿陪她去海边及市区逛了两天。还有几天,女儿忙于与“闺蜜”聚会。我老家有个朋友,他的独生女儿自前年去美国留学,至今未归。我问朋友想不想女儿,他说,怎么不想?但女儿有女儿的前程,做父母的只能节制感情,不能让泛滥的思念羁绊孩子远行的步伐。唉,可怜天下父母心!

我年少时,总不愿待在家里。当时认为是自己嫌弃家庭条

## 荷香依然



在生活的夹缝里偷得半日闲,决定去探荷。我知道,在那一汪清波里,一株美丽的乡情已为我守候在这个初秋。

出城,远远地,就望见了那片水域。空气送来清香,正如朱自清所描绘的,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。又如一坛窖藏千年的佳酿,猝然打开泥封,迷醉了我的脚步。

迫不及待地奔向水边,一池碧荷就在我的眼前展开。不再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,而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蓝天白云的衬托下,清水润心,绿叶送凉,燥热立消,尘事顿忘。

莞莞的荷花,或羞怯或热烈地在荷荫下向我窥视,像一张张少女粉红的脸。亭亭的荷叶,或舒展或卷曲或平铺在水面,像少

女身上婀娜的裙袂。微风过处,花颤叶摇,而整个水面就如一幅抖开的绿色绸缎,柔滑而清凉。

叶下有鱼嬉戏,一有动静,倏然无影。遂想起汉乐府里的句子: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,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,鱼戏莲叶西,鱼戏莲叶南,鱼戏莲叶北。”

正想着不见采莲人,一叶小舟就从荷香的深处划了出来。舟上是两个孩童,头上各顶着一片荷叶,一人悠悠闲闲地划桨,一人漫不经心地收扯起水下的渔网。“荡漾木兰船,船中人少年。荷花娇欲语,笑入鸳鸯浦。”虽不见纤纤玉罗手,也不见佳人彩云里,却也别有一番诗情画意。

想起儿时的乡村夏日,小伙伴们一个个光着身子,像一条条小泥鳅钻在荷塘里,采菱角、打莲



## 夏日青草香

□尚鹏敏

周末晨跑,路上遇到园丁大爷正在路边除草,几十米开外,一阵浓郁的青草香就扑鼻而来。我驻足停下,贪婪地闻着这青草味,认真地观看大爷一边擦汗一边动作娴熟地除草。转身的那一刻,我的双眼已经微微湿润。

夏天的味道有很多,然而在我记忆最深处的,还是这炎炎烈日之下青草浓郁的清香。

小时候,父母是来到这座城市安家的第一代人。从老家过来照看我的爷爷奶奶,心疼父母工作买房的不易。于是,奶奶独揽了家务和照顾我的责任,爷爷在家附近找了一份绿化的工作。那份工作的任务之一,就是除草。

夏天天气炎热,爷爷常常一大早就出门工作,一直到将当日工作量完成,大概十点多时才回家休息。奶奶体恤爷爷辛苦,也深知他将随身携带的一瓶水喝完之后,是不舍得掏钱买水喝的。所以,每天早晨吃过饭,奶奶就一手牵着我,一手提着早饭以及凉白开去看爷爷。

到爷爷工作的地方,一般都是八点多,青草已被除掉一大半,浓郁的草味弥漫在空气里,香香的,也热热的。爷爷说那味道是“青气”,我反驳他说不能用颜色来形容味道。

十几年后的今天,我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,看了很多书,却蓦然发现,夏浪蒸腾下刚刚被切断的青草味,就是浓郁的“青气”,青中带香。

小时候,我也曾捧起那些被剪掉的草叶,又在修剪后的小草上来回滑动抚摸,无比心疼,被割断的小草一定很痛。

一生没读过书的奶奶,像个哲学家一样告诉我:你爷爷是这片绿化带的“理发师”,夏天天热,他给小草理发、修面,这样小草才能长得舒服、长得好。

爷爷则满含深情地望着我说,他除草,是为了让这些小植物将根扎得更深,长得更好,更是想用劳动换来我们家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。他的父母为了保护这片土地而过早离世,他在这片土地上曾受冻挨饿也曾挥汗如雨,终于让爸爸能够读上书,用知识改变了命运。他希望未来的我能够在片土地上长得茁壮,并把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好。

如今,爷爷已离开我很久了,而我也如他所愿,成长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。繁忙的工作里,总有一个画面,一个场景或者仅仅一个味道,就像今日这浓郁的夏日青草香,就让我想起了他,想起他的付出和期望。

龚自珍在《己亥杂诗》中写道,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,被剪掉的草叶,会化成养料守护这片土地上的花花草草;而我的爷爷,则用他十几年的汗水浇灌、耕耘了这片土地,守护了我的成长!

本版绘图 吴雨欣